



电诈园区分为不同的组别，每个组别负责的模式不同，**如果做不出业绩，就把你卖到别的园区，一直转手一直卖。**



似传销。”

据两名服刑人员描述，电诈园区分为不同的组别，每个组别负责的模式不同，如果做不出业绩，就把你卖到别的园区，一直转手一直卖。“到最后，你还活不活在世界上，可能都是个未知数。”

2023年，巩羽所在的电诈园区被菲律宾警方端掉，经历了三个多月的阴霾后，巩羽登上了回国的飞机，当时涉及该园区一同回国服刑人员共180多人；2023年10月份，余溪也被中国警方解救回国。

“我踏进国门时，心想我终于解放了，终于逃脱这个可怕的地方。在园区，就像《孤注一掷》电影里一样，如果完不成业绩，或者触犯公司底线，就要承受巨大的折磨。”余溪说，现在，他在监室负责清扫工作，通过很多小事情来提升自己，将违法思想彻底改造。

出狱后想当反诈主播

巩羽被解救时，长吁一口气。



扫码观看  
独家精彩视频（下）

园区端掉后，他再也不用还50万元的债务，更不用挨打了。但他不解的是：为什么被当“猪仔”卖掉，回国仍然被判刑三年多？

事实上，长期驻扎缅北的诈骗集团，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比如，诈骗集团的头目，除了诈骗之外，是否还存在故意伤害人、组织偷渡等犯罪行为？而如果有人只是在诈骗集团当厨师呢？但是又是否存在偷渡的情况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治所副所长王洁表示，“证据是这些人定罪和量刑的重要依据。”但由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纷繁复杂，往往存在难以取证的问题。

对于国外电信诈骗罪犯，在教育改造上也有所不同。《新民周刊》了解到，监狱首先对电信诈骗罪犯进行认罪悔罪教育。因为这批收押的电诈罪犯有一个特点，由被动胁迫变为准积极参与再到主动参与。其实部分罪犯初期可能被骗，到了缅甸、菲律宾等地，了解了整个犯罪经历后，可能将电信诈骗彻底变成自己谋生和赚钱的手段。

针对此类罪犯，主要教育引

导他们清算犯罪危害账，通过进行法制教育等，深刻了解其行为产生一系列的深远影响。“我们发挥监狱综合治理功能，与当地司法所、派出所协调配合，和罪犯家属取得联系，通过亲情规劝，帮助他们做到认罪悔罪。”

《新民周刊》了解到，他们在监狱内开展形式多样预防电信诈骗的宣传。比如，邀请法律援助中心选派的律师，来监狱开展了“拒绝参与，远离骗局”的讲座，并结合生动的案例让服刑人员全面了解电信诈骗过程与危害；邀请人民法院法官来监开展普法释法活动，对诈骗罪的定罪量刑的标准进行了解读。

当问及是否想念父母时，面对镜头，余溪落泪了。自2020年进入缅甸做客服后，余溪已经5年未与家人取得联系。此次回国，在民警帮助下，余溪写了一封信寄回老家，但始终未收到回信，但他打算出狱后就回家。

谈及出狱后的打算，余溪表示，自己会踏踏实实做事，绝不会再做违法的事情了。同时还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、发红包之类的好事，电信诈骗更要小心提防，切勿掉入陷阱。

巩羽则希望创业，当一名反诈主播，通过自身的经历给大众警醒。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余溪、巩羽均为化名）

